

太平洋岛国不是美方搞地缘对抗的棋子

国际锐评

当地时间22日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大期间主持了一场“蓝色太平洋伙伴”(PBP)外长会。会上,他声称美国将深度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发展,并在应对气候变化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。外界认为,这是给9月底在华盛顿举行的首届“美国-太平洋岛国峰会”做铺垫。所谓“蓝色太平洋伙伴”成立于今年6月,初始成员国是美英澳日新五国,印度被列

为观察员国。从构成上看,这个组织几乎是“四边机制”加“AUKUS”的翻版。虽然它声称要加强同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、海上安全、卫生等领域的合作,但实际目的不单纯。有美媒指出,PBP的目的是制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。不只是PBP,外界注意到,今年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掀起了一波极为密集的外交攻势。2月,布林肯成为37年来首位访问斐济的美国国务卿;4月,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

员坎贝尔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;7月,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将在太平洋地区开放两个新使馆;8月,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问太平洋岛国……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上,南太平洋长期不受关注,为何现在成了一个焦点?美国众议员史蒂夫·查博的看法是,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年初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让美国感受到强烈的“紧迫感”,必须迎头赶上。坎贝尔也公开点名中国,承认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有着“不可否认的

战略因素”。可见,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资源投放是建立在地缘战略竞争基础上的,真实目的是要搞对抗。而一旦目的不单纯,太平洋岛国就难买账。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表示,“我们最担心的不是地缘政治,而是气候变化”。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研究员米海·索拉指出,“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痛恨在地缘政治竞赛中被用作棋子”。与此同时,美国向来在对外援助方面雷声大、雨点小,也让太平洋岛国对其承诺打

了个问号。夏威夷大学教授特伦斯·韦斯利说,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,如果美国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失利或未能在2024年连任,华盛顿在气候方面的承诺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。此外,美国对太平洋岛国至今还有历史欠账。二战后,美国和英国曾把核试验场设在这里,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身体损害。然而,美英一直没有为曾经的罪行道歉补偿,反而抱着殖民主义心态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势力范围或

后院,不允许它们独立自主地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交往。这样一个骨子开刻着霸权的国家,如何取信于人?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,当务之急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。如果美国真如所说想帮助太平洋岛国发展,那就要说到做到,与岛国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,并且尊重岛国独立自主开展对外交往的权利,而不是怀揣地缘政治算计,附加各种政治条件。美国从来擅长“画大饼”,但世界需要的是它真心实意的行动。

传播“虚假信息”的大学校长



本报评论员:余凡

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,网络通讯给世人带来了极大方便,不过,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很多谣言、假新闻。一般民众大多认为,那些“不良信息”是无知的闲人、挑事的黑道或不入流的政棍所为;其实,也有学识渊博的“大学校长”,竟然也好此道!

雅加达某大学的院长(Rektor)姆士尼(简称MU)法学博士最近在其推特账号的贴文,再次引发热议。他转发网民@Mencaricinta99于20日的视频,竟没有细读或故意忽略附带的说明,“没有关于当事人在哪里、为什么被虐待的确凿详情。”姆士尼竟于一小时内视频中连发两条贴文:“这人太野蛮,请警方搜寻并依法办肇事者。”“这是‘印共’的行为,刚做好祈祷的人被毒打,旁边的青年却袖手旁观。豆渣青年。”

《经济新闻》(WartaEkonomi)于21日报道,网络观察员西多鲁斯(Jhon Sitorus)在其推特账号上驳斥姆士尼的上述贴文“请院长允许我帮助澄清,以免发生误会。首先,视频中的殴打事件不是在印尼,而是2020年发生在泰国依他布里(Nonthaburi)。其次,被打的人不是在祈祷,而是被罚款跪着。第三,他是因收账不达指标而被责打。”

此外,网站@TurnBack-Hoax也证明该视频是“假新闻”,根本与“印共”及祈祷没有任何瓜葛,他还引用原视频的“泰语”说明翻译:“要那个青年为追讨欠款的事做出交代。”网民@hkushardanto在推特回文:“院长先生,发布转推已经表明‘不知在哪里、为什么发生’,你为何要加旁白‘刚做好祈祷’、‘印共行为’?你是不是故意向社会大众散播虚假信息?你的言行糟透

了!”@RafidFarrell则留言:“对不起,院长,如果你还没有把信息弄清,请别发出这样的论调。”纷纷打脸“MU教授”。作为院长的姆士尼经常自诩为著名社会学家及研究员,在推特及社交媒体上发表政见,他积极支持雅加达省长阿尼斯角逐2024年总统宝座,被讥讽是“覬覦”教育部长一职。他不时为雅加达省长的“政绩”做出不太符合事实的溢美之词,因经常发布对佐科维政府不利的“虚假信息”而闻名,毫无忌惮地把自己摆在了广大网民的对立面。

《呼声网》(Suara.com)于2020年3月12日称,姆士尼在其推特说,峇厘岛近日有25名新冠肺炎患者不治死亡。他对新冠肺炎入侵印尼表示忧伤,并将在雅加达大力宣传防治措施,避免疫情蔓延。网民根据线索查证,实情是“第25号新冠肺炎患者”去世,不是25人死亡。分析认为,姆士尼显然想使政府“难堪”,自己急忙“抢镜”。

2021年7月19日,当政府宣布并实行“民众活动限制”(PPKM)后,姆士尼又发文称每天有1000人染疫死去,证明限行令完全失败。前民主党员费尔迪南(Ferdinand Hutahean)质疑:“竟有1000人因患新冠肺炎离世?姆士尼从哪儿得来的消息?不要太过热衷于渲染没有根据的假新闻。若被依法处置,又哭喊着被政府刑事迫害。”

《点滴网》(Detik.com)于4月3日报道,苏北省达鲁东(Tarutung)基督学院的尤索夫(Yusuf Leonard Henuk)教授因不满姆士尼的偏执言论,向警方提告,质疑姆士尼伪造文凭,甚至是“冒充教授”。但姆士尼不服,认为自己是名正言顺、真材实料的“博士”,故以“毁谤清誉”法反将尤索夫告到警方。雅加达警察厅公关科科长如尔班(E Zulpan)表明,双方的控状都收到了,将与教育沟通后才能进入调查程序。

有趣的是,姆士尼公开承认,其学位没有登录在国家档案内,不过,坚称那不是伪造的文凭。对此,伊联(NU)著名学者乌玛尔(Umar Hasibuan)在推特上贴文:“这位先生说的十分奇特,哪有教授不记录在国家档案的道理。”真相必然有揭晓的一天!

今年4月29日,姆士尼在对《点滴网》报道雅加达至亚齐(Aceh)的机票竟高达960万盾做出评论时写道:“太贵了!应该抗议。有亚齐民众变通昂贵的‘机票’,从亚齐先往马来西亚吉隆坡,再飞到雅加达,机票反而便宜。”但他打字时不慎将Tiket(机票)错作Toket(俄语:胸脯),虽是手误,却被网民嘲笑了一段时间。不知何故,姆士尼并没有赶紧修改或删除那个错字,可能是出于“高级学者”的矜持及自信吧?

著名政论员鲁迪(Rudi S. Kamri)在其“民族儿女渠道”(KAB)平台发表视频谈话,对于姆士尼的政治取向不予置评。但对姆士尼捏造“新闻”、抹黑政府的卑劣行为表示极大愤慨。譬如姆士尼于1月下旬转发桥梁坍塌的视频,说明是发生在东加里三马林达(Samarinda),暗嘲政府监管不力;但后来证实那是发生在菲律宾的塌桥事故。

这次泰国“打人”视频,姆士尼刻意套上“祈祷”、“印共”等挑拨性的词语,用心尤为恶毒;妄图在民众间制造分裂,与上街示威的团伙相呼应,给政府添乱。鲁迪吁请执法部门根据国家宪法对姆士尼采取调查审讯,别让这股歪风继续蛊惑民众!

在报章上看到“骆驼脸”的姆士尼打扮得一表斯文,想不到这两年来在“谷歌搜索”输入Rektorbodoh(蠢校长),就会出现姆士尼的“乌龙事迹”;想不到这样的料还能有献丑的舞台。而不敢想象的是,如此“校长”培育出来的将是什么样的人才?

似曾相识燕归来

棉兰:晓杨

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,我就读三保学校小学四年级。棉兰市的华文报纸《印度尼西亚日报苏岛版》是针对华社的媒体。听过长辈们说,之前还有《民主日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华侨日报》、《南洋日报》(后改名为《新中华报》)、《苏岛日报》、《新中国报》,这些早期的报纸,我没有印象。我自青少年时期阅读的华文报纸,只有《印度尼西亚日报苏岛版》。

当时家住郊区,罗先生是这一区分发报纸的代理,自行车铃响了,我就到篱笆前接过报纸,罗先生夫妇和女儿都轮流派送报纸。当时我识字不多,接过报纸最先看的是电影院放映什么影片?当时好几家夜总会很流行跳舞,广告上那些舞娘柔姿媚态,彩练双飞,和敦煌壁画飞天,各有春光秋色。报章上很多文章,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,有很多字我都读不懂,要借助父亲写字台案前的那本《辞渊》,翻查其读音和字词的释义。

在那个年代《辞渊》几乎是每个懂得华文者都必备的华文字典。华文水平高的华人家里,还有上下册的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,以及《康熙字典》。父亲也有一套《辞源》,不过我几乎读不懂,只能翻查使用《辞渊》。《辞渊》是最具权威性的华文字典了。在那个封闭式年代,敏感的问题都不准发问,很多字词都是靠自己摸索。那时的儿童也不会有太多样式的玩具,除了积木,其他就是球类和木制、塑料制的玩具了,阅读成了我的一大爱好。1974年元旦,华文报纸被迫停止出版,罗先生就改为代理分发印尼文《分析日报》。

回忆起当年的《印度尼西亚日报苏岛版》,有一篇文章《我有一段情》,觉得好值

得玩味。报纸上刊登的,不管是广告还是寻人启事、道歉启事、讣告、离婚启事等,我都会关注,感觉有一些字词使用得很贴切。当年也有文艺副刊版,很可惜我只有以读懂标题,除了比较浅白的内容我可以读懂,那些文章,很多字我是都不认识,或者说,读得出来,可是意思还不能彻底领悟。由于不认识而不懂得珍惜。

1965年之前的棉市顶尖华校是苏东中学、棉华中学和崇文学校。我于1961年住在郊区农村,那里人烟稀少,隔壁是苏东中学的数学老师殷德意,他先生是林幼美。每天看到殷老师穿着整齐的旗袍,步行出去到两公里路口等车,下午可以见到林老师步行回家。假期时学生们骑自行车来拜访殷老师,在殷老师家门口。那群大哥哥姐姐们,用网兜在老师家前院捕捉蜜蜂、蝴蝶和蜻蜓,因为城区的孩子对自然界的昆虫感到很新鲜。我就在草坪上观看他们扑蝴蝶。妈妈告诉我,苏东中学的学生文笔都很好,字体除了工整娟秀,遣词用字都很讲究的。报章上的副刊文稿,就是妈妈最喜欢的精神粮食。

我靠补习学来的华文阅读报章,有些字词要翻查字典才明白意思。自己幼年喜欢吹笛子,每晚听到对门的哥哥在大树底下,特别是月明之夜。学长有时也指导我如何吹奏笛子。给报章写稿的人,有一位叫孟笛,估计他必定是一位吹笛子高手,可惜就不认识他。六十年代,郊区人烟稀少,我们常到河里捉鱼捕鸟。报章结婚贺词常写“祝愿你们鸳鸯双白头”,我询问爸爸什么意思,爸爸给我解说:鸳鸯是很多颜色的一种鸟,白头翁鸟头部有白色的羽毛,中国文化就借用鸳鸯比喻夫妻恩爱,用白头翁比喻俩人白头偕

老。鸳鸯这里没有,有白头翁鸟。哇!鸳鸯有很漂亮的羽毛,可惜我没有见过。“鸳鸯在中国才有”,这是爸爸的解释。

陈学长从仙达市搬来这区居住,其父亲是家父当年仙达的同事,他和我一起跟着补习老师补习,他之前读华校,年龄比我大好几岁。学长很喜欢收集副刊的文章,部分旧报纸里头的文章,剪裁后收集成册。我那时还读不懂,不过也喜欢帮他剪裁他想要收集的文稿,知道他喜欢收集莫涌、子凌、章凌、金燕子、金梅子、林牧、杜牧、孟笛这些人的文稿。学长的妈妈喜欢看一篇长篇小说,叫《又是黄昏》。我只记得标题,不懂得阅读内容。迄今事隔已经半个世纪,不过当时学长的兴趣收集剪报,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近日在报章上阅读到当年我学长收集的剪报作者,虽然我没有直接与他们联系,不过通过朋友间接知道他们的点滴。当年经常阅读到的章选、子凌、莫涌、孟笛、金梅子,他们仍然笔耕不辍。今天有了网络世界,可以广泛地接触到各地报章。我已经可以读懂他们写的内容,并且羡慕那些写作的学长们,阅读到那些半个世纪前已经很熟悉的名字倍感亲切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
迎七三华诞

占碑:常青

十月金秋,稻花飘香。西域东海,舞翩波漾。五星璀璨,红旗飘扬。神州大地,喜气洋洋。盛迎华诞,齐颂荣昌。脱贫致富,百业兴旺。智能独鳌,民享小康。端科领域,风骚吾占。天和问天,太空组舱。航母添舰,增强海防。壮哉中华,万寿无疆。



GAN KOEN HAN

颜群汉

微生物学

颜群汉(Gan Koen Han)1916年出生于中爪哇的庞越(Purbolinggo)。与李建友相同的是,颜群汉也从学生时期就立志投身医学研究事业,并且也在大学毕业前就成为了一名医生。1941年至1943年,他在阿赫玛德·默克达尔(Ahmad Mochtar)领导的艾克曼研究所(Lembaga Eijkman)[2]担任助手。1944年至1946年,他在梭罗一家实验室工作。他曾到荷兰、英国和法国进修,并于1949年学成回国,在印尼大学医学

院(FKUI)的微生物学科工作。1956年,他晋升为教授。他在课堂里贴上掷地有声的座右铭:“行医救人是好事,经商赚钱亦是好事,但万不可将两者混为一体”。在医疗服务越来越商业化的今日,这句话仍然具有警醒意义。

颜群汉醉心医学研究。他关注并研究许多健康问题,如流行性感冒(Epidemi Influenza)、流行性韦斯霍夫角膜炎(Epidemi Keratitis Westhoff)(他发现了致病的病毒)、通过注射器传染的疾病,例如大规模疫苗接种(Vaksinasi Massal)时共用注射器导致的传染病、从纸币分离出的致病菌(Kuman Patogenik)、排泄物在滤纸上的扩散方式,以及在勿加西(Bekasi)爆发的坏死性肠炎(Enteritis Nekrotikans)特大疫情(他发现致病菌魏氏梭菌/Clostridium Welchii)。此外,颜群汉最先分离出在雅加达发生的霍乱(Wabah Kolera)的致病菌爱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(Vibrio El Tor)[3]。

颜群汉热心社会服务领域,他在新华会(Sin Ming Hui)的卫生机构工作。他也

医学界的华人 (3)

苏迪士纳·希玛万苏里阿迪·古纳万
(Sutisna Himawan Suriadi Gunawan)

热衷于国际环境研究,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病毒实验室(Virus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)的助理研究员和美国国家科学院(National Academic Of Sciences, AS)的研究员。在1969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腹泻病咨询团(WHO Diarrhoeal Disease Advisory Team)成员期间,他在伊朗、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研究流行性腹泻(Epidemiologi Diare)。颜群汉也培养了很多医学人才,在他的指导下,他的许多助手顺利当上了医生。

颜群汉的其中一名助手陈添福(Tan Thiam Hok,又名H.O.K. Tanzil)主要从事结核病预防研究(Penyakit Tuberkulosis)。他发表学术论文多达184篇,其中最辉煌的研究成果要数“陈添福式”细菌抗酸性染色法和如何区别人类结核病菌和牛类结核病菌(Suryadinata, 1981)。1967

尼哥罗营养研究所(Balai Penelitian Gizi Unit Diponegoro)和茂物营养研发中心(Pusat Penelitian dan Pengembangan Gizi)。

李源宏(Lie Goan Hong)医生曾在人民食品研究所(LMR)工作,后来担任蒂博尼哥罗营养研究所(Balai Penelitian Gizi Unit Diponegoro)所长,负责对印尼各个社会群体的营养状况进行调查。他还研发了鱼粉等高营养价值食物以治疗儿童的恶性营养不良症(Kwashiorkor)。蒂博尼哥罗营养研究所(Balai Penelitian Gizi Unit Diponegoro)的脊髓灰质炎/小儿麻痹症疫苗(Vaksin Polio)。在他们的努力下,印尼于1974年彻底消灭了天花。如今,印尼已成功摆脱脊髓灰质炎之苦。

达尔文·卡尔亚迪(Darwin Karyadi,又名刘振玉/Lauw Tjin Giok)在营养研发中心(Puslitbang Gizi)的前身森波贾营养研究所(Balai Penelitian Gizi Unit Semboja)担任所长。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豆腐和黄豆的营养价值、不同居民群体中的铁元素缺乏症和维生

素A缺乏症、营养与儿童智力发展的关系,以及其它营养问题。

后来他被提拔为茂物农业学院(Institut Pertanian Bogor,简称IPB)的营养学教授。由于在改善人民营养状况上做出巨大贡献,他获得印尼总统颁发的国家五级英雄勋章(Bintang Mahaputera Naraya)。此外,他还兼任各大国际组织的营养顾问,如世界卫生组织(WHO)、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(FAO)、海伦·凯勒国际组织(Hellen Keller International)和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(South 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,简称SEAMEO)(Pekerti, 2007)。

营养学研究成果也离不开儿科医生和眼科医生的辛苦钻研。郑贝祥(Tebek Siang),又名T.B.S.伯伦卡胡(T.B.S. Pelenkahu)和方生兴(Poey Sing Hien),又名索利兴(Bogoy Sing Hien)在营养研发中心(Puslitbang Gizi)研究儿童的营养缺乏症,而邓坤兴(Teng Khoen Hing)和黄坤连(Oey Khoen Lian)则研究由于缺乏维生素A或干眼病(Xerofthalmia)而导致的失明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三册)》。本篇未完待续)